

什么愿望都 没实现的夏天

The
Nobodies
Album

〔美〕卡罗琳·帕克丝特 著
涂帅 译

南海出版公司

什么愿望都 没实现的夏天

〔美〕卡罗琳·帕克丝特 著
涂帅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什么愿望都没实现的夏天/[美]帕克丝特著

涂帅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 4

ISBN 978-7-5442-6476-1

I ①什 · II ①帕 ②涂 ·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799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0-057

The Nobodies Album by Carolyn Parkhurst

Copyright © 2010 by Carolyn Parkhurs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什么愿望都没实现的夏天

[美]卡罗琳·帕克丝特 著

涂帅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葛建亭 马秀琴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聚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40千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476-1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

制 翻印 违者必究。

致父亲

他教会了我如何讲一个故事

有些故事没人想听，有些故事一旦讲出，就不会让你那么好受。我说的不是乏味空洞、令人厌恶的故事，就像面粉袋里的虫子、保险公司业务员打来的电话或尿液里莫名其妙出现的血丝，而是对悲剧和痛楚的描述。那么悲伤，那么沉重，它们攫住你的内心，仿佛挂在一个小小的钩子上，你甚至都不知道那个钩子的存在。你希望把故事连根拔掉，连突出那些字句时的气息都让自己厌恶。讲述这样的故事已经成了我的专享。

不过事情并非从来如此。我也曾立志要写人人都爱听的故事，但很快就意识到这么做有多愚蠢。我发现了更好的办法来抓住读者。“真希望我没有读过。”一位读完我最新小说的女人在信里这么对我说。她听起来有些不知所措，急切地想要回到阅读之前的时光。但那不正是我要的吗？写些读者把书放回书架后仍能萦绕他们心头的东西？这就是我喜欢这样写作的原因。读我的小说，如同穿过一片树林，等到达另一边，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身上多了些之前没有的东西。某种想法，如小虱子一般黏附在你的头皮上，或隐藏在皮肤的褶皱里，在你看不见的某个地方。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它已开始折磨你，或许只是在咬你的肉，或许已经开始啃噬你的神经。不论怎么样，它只是一件小事，我也说不准你的生活会因此变得更加美好还是更加糟糕，但一定发生了变化，和以前不一

样了。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飞机起飞了。在离地升空的神秘一瞬，我像往常一样祈祷，希望能帮助我们安全飞行不要掉下来。从前更加理想主义的日子里，我还会为同机的所有乘客祈福，最终变成对当天所有离家远行的人的祝愿。我的善意无边无际地蔓延开来，也许我认为这样的慷慨会为我加分，从而进一步确保自己的安全。不过很久以前我就不这么做了。因为，你想想，这世上哪里有过所有旅客都平安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安然入睡的一天？没有这么回事。还是照顾好自己，为自己祈祷，祈祷至少自己今天成为幸运儿中的一员，别人的事留给别人操心。

航程很短，从波士顿到纽约，空中飞行不足一小时。没等飞机平稳，乘务员便在走道中分发零食，恨不得直接把脆饼扔到我们头上才好。他们得赶在飞机降落前发完，并收拾好一切，而那时我们又回到了成人世界，可以自取零食了。

我将新作《空唱片》的原稿摆在面前的小桌子上，相当慎重，仿佛它是一场表演中的道具——正在上演而其他人没有意识到的表演。这是我仪式的一部分：原稿第一页赫然写有我的名字，如果邻座的乘客或是从旁边经过的乘务员不经意地瞥到，而那名字又恰巧对他们有什么意义，他们就可以和我交谈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事情还从未发生。

我今天的另一个仪式和我到纽约后如何处理这份原稿有关。这一沓白纸黑字，那么干净整洁，单从外表你永远看不出它是怎样活生生的物件。它的分量令人欣慰，我得承认它捧在手里沉甸甸的，给我一种“看看我做了什么”的幼稚的满足感，只是视觉效果令人沮丧，它不过是一堆纸张，看不出字里行间流淌着的血液和连接这些纸张的筋骨。这就是

我执意要把每本新书书稿亲手交给出版商的原因，我要确保大家记得这种交付中包含的人性。不用电子邮件，不用隔夜送达服务，也不用快递，我亲自带着书稿走进办公室，当面交给我的编辑。自完成我的第二部小说以后我一直这么做，目前也没有放弃的打算。这一天会因此变得十分愉快。我会引起骚动，还会有人请吃午饭。离开的时候我会直视前方，这样就不用看到因为诧异而扬起的眉毛和会意的眼神，也不会看到稿件被随意一抛——倘若我图省事，收发室职员就可能投错地方。偏执是我的权利，只要大家保持起码的礼貌，不当面嘲笑，我们就能相安无事。

倒不是说我不怎么喜欢这些人。我想我今天有点过于在乎这种想法了，因为我知道这部作品有一些……问题。它不同于我以前写的任何作品，我甚至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它不同于任何人写过的任何作品，虽然每个作家活着时都这么想过。《空唱片》不是小说，尽管每个词都是虚构的。看出来我在制造悬念了吧？能听到慢慢潜入我声音里的兴奋吗？因为我为此所做的一切完全是颠覆性的，我想确保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在这部作品中重温了过去二十年里写的七部小说，改写了它们的结局。《空唱片》收录了我所有小说的最后一章，或者说是每一部集结成书公开出版过的小说，我甚至剔除了一部自一九九二年就被封在地下室的箱子里、从没发表的作品。其他所有经过修改和调整的作品，都是全新的。你能想象改写一本书的结局的后果吗？一切都变了。意义不同了，原本确定的不确定了。一次写出七个最后一章，突然间你就写出了七本不同的书。

这本书不会太厚，对其他七本书而言只是同伴。它并不是要取代原来的结局，而是像立在它们身边的一个书挡。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重温旧梦的机会。看看在世界和我都上了一个新台阶的时候，这些旧时的梦会变成什么模样。

也许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一样看出这种想法的美妙。当我第一次向

代理人和编辑提及的时候他们都不太热心。“人们喜欢你的书就因为它们是那样的故事。”他们用奉承的语气说，“如果你把他们那么喜欢的小说弄得一团糟，他们会生气的。”哦，他们是那么担心挂念我和我众多的读者……足以让我三思而后行。

那当然是扯淡。没错，人们会对某些书产生占有欲，希望作者做完分内事就礼貌地隐退，否则他们的存在就会尴尬地提醒大家故事是虚构的。我猜如果莎士比亚突然冒出来，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我讲错了，他们并没有悲惨地死去，而是终成眷属，一直活到了牙齿脱落、彼此厌倦的年纪。”后果一定很严重。可我不是莎士比亚，没有哪个参与出版这本书的人会担心读者过于在乎。他们只担心读者毫不在乎。

依照计划，我到得很早。我不喜欢纽约，但是尊重它，在这个野兽般躁动不安的城市匆匆而过似乎太唐突。于是我从机场搭乘出租车来到了位于第四十二街的图书馆，我喜欢在这里收藏的二十世纪早期的照片和立体卡片前流连。事实上，我第七部小说中的一个关键场景，便是从几年前在这里碰巧看到的一张一九〇二年的明信片中获得的灵感。不过我不能过于怀旧，因为在《空唱片》里，那个场景被抹去了。

今天我看见的最喜欢的图片仍来自那个时代，《晨骑，大西洋城，新泽西》。图片中几对夫妇和一只纯种的狮子狗乘坐着几辆式样怪异的三轮柳条车，沿着木板散步道前行。女人都戴着奢华的帽子，那只狗鬃发飞扬，看上去比谁都高兴。我猜我没有什么地方用得上这幅图片。近期内我可没打算写历史小说，而拿这个场景写上一段就得好好研究他们坐的车是萨里式、兰德式马车还是人力车，那可真要命。不过我还是花了一个小时散乱地记了些笔记，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灵感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就像我八年级时的拉丁语老师说的那样：“肌肉训练头脑。”

事实上，我不太确定从今往后写作将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写最新这部作品让我看清了整个写作过程中某些令人不安的事实。一直以来我都知道，写作最美好的部分发生在你提笔之前。故事只存在于你的脑海时，潜力无限，可一旦被你落到纸上，它就不甚完美了。你必须作出取舍和限定，就如同对宇宙大刀阔斧地砍削，直到将它变成一粒平淡无奇的尘埃。最终你呈现的远远赶不上你砍掉的部分辉煌。

最终的作品也不会让我高兴太久。过不了一年，我就能看出瑕疵，为那些舍弃的东西惋惜。不过我一向认为，书一旦出版，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结束了，该朝前走了。可《空唱片》却在那层薄纱后闪耀着光芒。事实证明，并没有什么规定不允许你改变主意。你甚至可以永远不完成，而如果你永远也不完成，那又何必开始呢？走出那幢建筑的路上，我把笔记扔进了垃圾箱。

“空唱片”这个说法是我儿子麦洛想出来的。那时他刚满四岁，对音乐产生了兴趣，常常收集唱片，把我们庞大但仍然有限的收藏数量扩大到能与他的想象相匹配的地步。空唱片，顾名思义，就是收集了一些空的歌曲的唱片。你听过披头士版的《我曾经在铁路上干过活》吗？他边在客厅绕圈边问我。没有，我说，我都不知道他们唱过那首歌。嗯，他们唱了。他神情严肃，嗓门却因为新点子而兴奋地变大。收录在《空唱片》里。哦，当然，我说，我爱那张唱片。我都能看到这话穿过他的身体。见我如此配合，他高兴极了，几乎浑身颤抖，最后乐得整个人像要开裂。

麦洛现在二十七岁，是一个乐队的主唱。他们的歌大多当然存在，尽管不总是对我的口味。我们几乎四年没说过话了。我采用他儿时创造的这个名字，一方面是挪用——作家通常自恋地认为，让我撞上了就是我的，我的，我的，另一方面则是向他抛出橄榄枝。如果我够诚实，还

应该加个副标题：你瞧，亲爱的，妈妈都记得些什么？

我走下台阶，经过那对石狮子，来到了第五大道。这是十一月初一个阴暗的日子，天空晦沉，空气燥冷。人行道上非常拥挤，我随即走进人流之中。

麦洛的乐队叫“空想错视”，究竟是能红下去还是仅仅昙花一现尚说不准。翻开一本娱乐杂志，我随时都可能看到他的照片。倒不是不想看到，事实上这是我购买这类杂志的主要原因。不过真看到了又感到有些刺眼，搅得我接下来一天都觉得心头空荡不安。这样我就能勉强跟上他的进展。我知道他在旧金山买了栋房子，和一个叫贝蒂娜的尖脸小妮子约会。我见过他们在他持有股份的俱乐部跳舞，还见过他们一起在沙滩上散步，扔树枝逗弄着我或许永远都叫不出名字的狗。

我左转拐上第四十二街。约好的时间快到了，我得赶紧打辆车，可我突然紧张起来，觉得在进入公众身份前还需要独处几分钟。在时代广场的喧嚣中待上几分钟，没人认得我，手里的书稿则与一叠传单无异，也许还不如传单。在这样一个阴冷的日子里谁能说出哪个更有价值：一包故事碎片还是有关特价电子产品的承诺？

光影的袭击、信息的骚动如此不同寻常，但穿行其间的人们对此浑然不觉。我试图将它们全部吸纳：霓虹灯、巨幅广告、大楼立面上滚动的新闻。我想象了一下时空旅行：假如我是来自十八世纪（或十七或五世纪）的女人，发现自己突然身处这样一个喧嚣的地方，面对这样绚烂的可怕场景，我会作何反应呢？我想一时间我会又惊又疑，不过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太久。我这二十一世纪的眼睛会疲倦不堪，最后一切也见怪不怪了。

我的几部小说都源自这一类游戏。我上部作品，相当失败的《我唯一的阳光》，就是在我抱着一位表亲的新生婴儿时冒出来的，我想知道

他那柔软的、略呈圆锥形的小脑瓜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这是一种拉开距离的方式，确切地说，是一种模糊我怀里这个孩子真切存在的方法：这个脑袋不过一只葡萄柚大小、小小的身子被紧紧地包裹着的小家伙。

这仍然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人类最基本的神秘之处——我们在没有语言、除了吞咽和吮吸以外一无所知时是如何思考的？每一个地球人大脑的胶状灰色沟壑中都藏着答案。这并非独创性想法（事实上非常老套），可是那天我觉得自己发现了新大陆。我想，如果这就是书诞生的方式怎么样？如果从新生婴儿的角度写一本小说会怎样？从子宫开始，写到半岁左右，在她能坐稳、能拿起杯子或抛飞吻前结束。她会如何看待她的家人？读者会如何理解这位女主人公无法理解的事实？

评论家和读者对这本书反应平平。除了一位评论者夸奖我的书在“捕捉生活纹理”方面十分成功以外，大部分读者反应很冷淡。人们一定能看出那本书的失败和我写作《空唱片》的决定之间的联系。《我唯一的阳光》的确是第一本公开出版后我想要修改的书，但我并非那么容易动摇。如果作家们每次收到一些负面评价就急着改写他们的书，图书馆就会乱得一塌糊涂了。

我拦下一辆出租车，突然急切地渴望启动这个程序，把原稿交出去，抛给外面的世界。我开门上车，告诉司机我的目的地。就在他发动车子的一瞬间，我碰巧回头向窗外望去，一条新闻抓住了我的眼球。大字标题的最后几个词吸引了我，但我还没来得及确定有没有看错，车子已经开到了那幢楼的另一面。

“等等，”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异样，“我要下车。”

司机不满地嘟哝了一声，把车靠到街边。虽然他只送了我三十英尺的距离，我还是从包里拿了几块钱塞进玻璃隔断的缝隙里。这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

我下了车，站在人行道上看着新闻一条条地滚动，周围的行人推推搡搡。有一条新闻是关于职业篮球运动员薪水的，还有一条关于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森林火灾，然后我等的那条新闻又出现了。世界在一连串悦目的黄色小灯中变色了：“空想错视”乐队歌手麦洛·弗罗斯特因谋杀女友贝蒂娜·墨菲被逮捕。

接下来的一刻，我无声地站在嗡嗡作响的人群中，只能意识到自己对这条新闻的反应。我没有尖叫，没有晕厥，没有跪倒，我没有流泪，没有靠在墙上，没有担心自己受不了。我只觉得我彻底、完全地空白。我一个劲地想我该怎么办。如果这事叫我书里的人物碰上了，我会让她如何应对？可这不是小说，如果我的感觉可靠的话，这是现实。

有一瞬间，我想过坐上另一辆出租车继续去赴我的约会。当然我没那么做。我从包里摸出手机拨通了编辑的电话，告诉她因为临时有事，我无法和她共进午餐了。我没有跟她说是什么事，也听不出来她是否已经知道了。至于原稿，我告诉她会寄过去。

挂了电话，我又茫然了。我强迫自己走动起来，尽管不知道该去哪里。不一会儿，我感觉到了这件事对我的打击，这样的时刻我不想站在热闹的街角。我罗列出此刻需要的东西：独处的场所，电视新闻频道，可以上网了解这件事的电脑，以及在我精疲力竭时可以躺下的柔软的地方。

我看到街区尽头有一家旅馆，于是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不要在这闹市中崩溃，再忍耐一会儿。保持镇定直到和前台服务员的交谈结束，乘上电梯，走过无人认识你的走廊，插入门卡，听到门“咔嚓”一声打开。目前要做的就是这些。

就这么发生了，这不是小说。有关生活的事，全无纹理可言。向前走，去体会前方包围你的空旷。马上去。明白了吧？除了空气什么也没有。

引自《我唯一的阳光》封底

奥克塔维亚·弗罗斯特 著

(法拉第书业，2009 年)

世界在它初来乍到的居民眼中是个什么样子？在这本令人惊讶的、大胆的小说里，奥克塔维亚·弗罗斯特会带我们前往一个我们都曾去过的时空，虽然我们已无法记起当时的风景：婴儿时期。从我们都有过的经历——出生本身——具体到降生在某个家庭的一个宝宝悲剧性的细节，弗罗斯特将以全新的视角来揭示我们如何成为我们的全过程。

《我唯一的阳光》

奥克塔维亚·弗罗斯特 著

(原著结尾)

第一次翻身那天夜里，她在吃凌晨两点的夜奶时清醒了。她在黑暗中圆睁着双眼，小腿一屈一伸，仿佛她的肌肉无法容纳这个喜悦的新消息。她心不在焉地吮吸着，时不时停下来寻找母亲的脸、百叶窗缝隙里透进来的光，以及躺在她们身边的父亲山峦一般的身躯。然后乳头被遮盖起来，她发现自己被抱回了婴儿床。“宝宝困了，”她听见有人说，“该睡觉了。”接着是关门的声音、变窄的光线，最后就剩下她独自一人。

可是她全无睡意，身子不由自主地乱动。她翻了个身，却发现翻不回去了。她用手撑起身子，像海龟一样把头抬得高高的，大喊大叫，直到母亲回来哄她。她们就这样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个过程。

最后她精疲力竭，身子却无法像她希望的那样平静下来。她的背很疼，腿不断地踹着，身子乱拱，直到像一条在码头上无法呼吸的鱼，动作渐渐慢下来，也不那么有劲了。她的上半身似乎比下半身更早准备好休息了。她趴着瘫倒在床上，眯着双眼，嚼着安抚奶嘴，背部朝上，膝盖弯曲着，顶得身子一上一下。她安静不下来，只好恼怒地嚷嚷着，什么都不对劲。母亲抱起她前后晃着，嘴里轻声哼着催眠曲，可是这会儿

不管用，什么都不管用。她紧绷着身子抗拒着，叫喊着。母亲低下头来，和她额头碰额头，两人的脸突然那么贴近，她终于合上了眼皮。然后，她什么都知道了。

光线，噪音，早晨的太阳和父母嘈杂的话语声。挂在婴儿床上方的玩具青蛙从阴影里露出来，又能看到了，空气随着声音起起伏伏。她知道夜晚结束了，可是有点不对劲。她的皮肤暖暖的，下巴又湿又滑。嘴巴有点疼，牙龈像心脏一样跳动。有个地方长出了点新东西，一个粗糙的棱角冒了出来，她不喜欢它蹭到舌头的感觉。墙的那边传来一声闷响，接着是一声怒吼、一声尖叫，然后是什么东西哗啦落在地上的声音。她开始哭泣。过了一会儿，其他声音都停止了。每次都是这样。她不知道这次会是谁来抱她，这个人身上带着奶香还是别的香味，皮肤是柔软还是粗糙，不过她知道，在这个人走到她的房间，轻轻地抱起她、紧紧地搂进怀里之前，她的哭声将是唯一的声音。

在一个明亮、寒冷的房间，她被解下尿片，坐在母亲的腿上。母亲在和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女人说话。那个女人胸前挂着一串用长管子串成的项链，项链上坠着一只小熊。

她各方面发育似乎都达标。你们家是什么情况？她上日托班了吗？

她的注意力从小熊转移到了天花板的灯上。她的小脸顶在母亲胸前，所以在母亲的声音还没传到她耳朵里前她就能感觉到。没有，我自己在带她。

家里养了宠物没有？

没有。

有人抽烟吗？

没有。

很好。家里有枪吗？

她还在看着头顶的灯，但是突然一切变得紧张、快速：母亲抱她的手臂、脸颊下轻柔的脉搏以及传到她耳中声音的节奏。她扭了扭身子，抱她的手松了一些，但是母亲的身体没有放松。

没有。母亲说。

戴着小熊的女人笑了起来：我讨厌问这个问题，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当然，母亲说，没错。

嗯，她一开始爬行，你就得当心她捣乱了。请个保姆会有帮助的。那女人俯身过来朝她挥动着小熊。让我们瞧瞧。

接下来的事可不让人开心了：她感到一个冰凉的重物压在她的胸口、肚子和背上，有光亮照进她的眼睛里，还有尖锐的东西伸到耳朵里。她扭动着想躲开，却被母亲摁住了。

看起来她一切都好。今天安排了接种四种疫苗。我去叫护士来。

门开了又关上，母亲放在她肚子上的手在颤抖。有人敲了敲门，然后另一个女人端着一个银光闪闪的托盘走了进来。

嗨，宝贝。那个女人伸出一根胖胖的手指给她抓。小家伙，你会生我气吗？

她被固定在汽车婴儿座椅上带到商店里。母亲把她的小腿放入金属购物车的开口里，推着她神气地穿梭在商店的过道中。她喜欢这个地方：明亮的环境，忙碌的人流，色彩艳丽的高墙。她向前探身张开小嘴靠到横杠上，把感到疼痛的地方贴在冰凉的金属上。别这样，母亲说着，把她的身体往后推，太恶心了。可是既然已经体会到清凉的舒适感，她就无法抗拒诱惑了。她一定要把嘴贴到这“新大陆”上，一定要把痛处贴